

# 香港&城大：于繁花处遇繁华（二）

Original 2018-04-17 甄甄 甄甄虚度的光阴



甄甄虚度的光阴



## 繁花之下：路过你的芬芳

香港城市大学坐落在九龙塘达之路，毗邻繁华的商场和便利的地铁口，交通相当方便。乘罗湖通往红磡的地铁，在九龙塘站出来之后，从C2口出去，穿过人流熙攘的“又一城”（Festival Walk），通过层层电梯和一个通道，似乎一下子从喧嚣中逃脱出来，进入一个沉静文雅的学府。

穿过又一城到城大，这是我们在香港一个月来走的最多的路线。



在连接又一城的通道左手边，一拐弯，是专供进修人员住的张永珍学人楼，便是我们六个访学者一个月来的栖身之所。



一个套间里有一个可以洒进来一片阳光的会客厅，一个大的餐桌，可以聚餐、学习、神侃，沙发区可以一起看电视，厨房里有冰箱、洗衣机、烘干机以及各种料理设备应有尽有，还有一个独立的备用卫生间。

其余的三间房都是二人间，是一个培养私密友情的地方。

卫生有保洁阿姨每天打扫，安全由楼下几位大叔坚定守卫。



居闹市而留清静，素朴无华却又雅致舒适，那个临时的“家”对初来乍到的我们来说，简直是近乎天堂的意味。

记得鲁迅文中曾有句：“生活太安逸了，工作就被生活所累”。

或许都习惯了工作节奏的我们，在舒适的环境里也未曾敢放肆地偷懒。

前两周，没有安排课程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几乎都是在室内或图书馆的电脑前度过。

当然，忙里偷闲的娱乐也是少不了的，而且事实证明，娱乐才是符合人性的，在后半月的香港生活中它以更丰富的方式留给了我们。



(我们的第一次聚餐，汤璇童鞋还在内地做评委，被图桑裂心。 )

早春二月的城大校园，已经鲜花错落、香飘四溢。对于一个并不爱花花草草，又是北方人的我来说，完全认不出南方的花草。

我一贯记不住各种花草，虽然也欢喜于它们的灼灼多姿，但这次却对三种花印象深刻：三角梅、紫荆花和木棉花。

初入校园时，留恋于花团锦簇的露台墙边，灿烂摇曳处一大片绚丽玫红，并不知其名。

后来，博学的楚楚告诉我那是三角梅，李老师带我们逛校园的时候也提到它被定为城大的校花（对吧？不准确之处请包涵有老年痴呆症前兆的我）。



(图片说明：某天课罢餐聚，途经一处三角梅开的正盛，璇儿给抓拍的。😋)

紫荆花也吐露了芬芳，紫色的花瓣酷似兰花。

早就知道香港的市花便是紫荆花，却是第一次见实物。

不知是早春不够煦暖，还是该花花色本就多种，我看到的紫荆花并非只呈现紫色，还有淡粉色的。

最让我惊诧不已的是李老师指给我们看的木棉，也是我个人感觉最值得写上几笔的树。

在新事物面前，我们意识到的无知总是会大大挫伤自尊。

我印象中的木棉只是“树的形象”，是《致橡树》里代表女性刚性之美的那种树。

然而，我并不知道它还会开花，而且，它花开灼灼却独立于并无繁叶簇拥的枝头。

每每我们从AC1经过，看到路边高大的木棉树，我都在想木棉好奇怪，树的顶端，伸向天空的是大朵大朵橘红的花瓣，而新长出的叶子却主要集中在枝丫的中下部，与花隔了好远的距离。

我曾驻足在木棉树下许久，心里想着舒婷那首诗，木棉在诗人的认知中又是怎样的存在呢？



(图片来自网络：还未长叶子的木棉)

后来从网上查资料才知，这是此树的习性——先开花后长叶，花盛而落，溅地如血。

可谓是“春来一树橙红，夏至绿叶成荫”。

它被称为英雄树，一年四季都是风景，颇具阳刚之美。据说傣族姑娘把自己喜欢的小伙子夸赞为高大的木棉。

还偶获舒婷一篇文章《都是木棉惹的祸》，解释了她缘何做《致橡树》那首诗。

她提到：“有没有人意识到木棉在南方，橡树却生长在朔雪之乡？事实上，它们永远不可能终生相依。”



(图片来自网络)

看来，橡树与木棉那种“作为树的形象跟你站在一起”的爱情，不过是诗人的抗争性浪漫想象。

对于舒婷来说，因为对橡树是一见钟情，便择其为爱情的象征物；而以同样具有阳刚之美的木棉作为女性自我，所表达的却是对男性意识中女性“她者”形象惯有偏见的抗争。

诗歌无疑也是一种传播文本，它所夹带的传播思想也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反思。





甄甄虚度的光阴

(图为“春茗”餐厅门口放此雕塑，不知所谓，故拍之。有知情者劳烦解答)



青春

筠子 - 春分 立秋 冬至



